



凡人

## 理发记

江东菁

每次理发,我都很忧愁。

老话说“头映全身,脚映半身”,头发理得怎么样,对一个人的形象气质有很大影响。但我人到中年,开始谢顶,四周的毛发却很茂盛,这就很考验理发师的手艺。

还有就是,现在理发的费用飞涨,从之前“洗剪吹统统10元”的标准,一下拉升到三四十元的起步价,涨得太快,每次去理发,都让人肉疼。

说到理发店,也让人头晕目眩,大街小巷的“艾尚造型、秋水芙蓉、星秀坊……”要不是看店门前有个红蓝白三色旋转的筒灯,光听名字,任谁也猜不出这是家理发店。

有的理发店喜欢搞团建,每天早上一群俊男美女伴随着劲歌跳集体舞,引得路人驻足侧目。剃头师傅也不能叫“师傅”,而是要称作“老师”。Tony老师55元,Stevin首席100元,Kevin总监200元,可能技术都差不多,但差异化必须要搞出来,让你光是听着就觉得200元的那个靠谱。

硬着头皮进门,就有小妹热情迎上来,“您是第一次来吧?要不要办个卡?我们这办卡有优惠,充300送30,下次来可以打折。”

我这个人皮薄,每到这个时候,就会坐立不安。按本意,我是很反感这种预储值的会员制的,不仅限制了我的选择自由,而且有“跑路”的潜在威胁。但他们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,“哥”前“哥”后、低声细语地从头皮滋养说到国际局势,殷勤得让人不好意思拒绝。我也只好说,理完发后看看效果再说罢。

理发是门技术,但很多人把这个过程当成艺术创作,理发过程对他来说就是完全的放飞自我。当我经过Tony老师一番精心打理,期待奇迹发生,但镜子里的人,只是换了个丑法。

我在一声声办卡的催促声中,“逃离”了理发店,暗道一声:拜拜了您呐!



百态

## 那个职场人

华月

说到职场,新人和老人就像是两个次元的生物:当新人还在因为上司把“重大”任务交给自己做而沾沾自喜时,老人很可能笑而不语地在一旁喝茶看戏。上司常手持“棍子”,敲打新人,新人被砸得眼冒金星时,迷蒙的眼睛透过金星看到糖果,被砸的痛感瞬间变成了喜悦。

打一棒,再给颗糖。年轻人就是要戒骄戒躁,才能成长更快;老人可不吃这套,早在大棒落下之前,就巧妙躲开了,甚至还可以趁上司不注意顺走他手上的糖。

新人因为工作失误或者上司不满意而心急如焚:不行,今晚不能睡了,一定要努力奋斗,要得到大伙儿的认可;老人则大多情绪稳定,也许是看透了,也许是不在意。

上周在办公室,看到了一幅画面——

一位职场女子,低头弓背,嗫嚅着对上司解释:“每篇稿子都是我认真写的,为什么还是不能通过……”

上司思虑良久说:“其实这篇稿子并不需要像你那样用力。”

女子怯生生道:“那意思是只要随便写写就好了?不需要那么认真?”

上司叹气:“话不能这样说……”

有些时候,往往错在太较真。

你想把事情做好,并且有自己的坚持,可是你的所谓“好”,却并非在这个标准体系认可的好。但反过来说,你认为的“好”就一定“好”吗?也许,你以为的,只是你以为。职场本就是一所学不完的大学,新人学着学着,就适应了,成长了,蜕变为不一样的老人,也在悄悄改变着职场。



城市

## 一瓶豆豉

陈文祥

逛街,碰到一卖酱货的。一辆天蓝色三轮电瓶车,座椅后,横放一木盒,上面摆满一拃高、一样大的塑料瓶,瓶里装满酱货,有十来种。白色瓶盖上,记号笔写着品名和价格。酱生姜、豆豉、辣椒酱、乳黄瓜、宝塔菜、萝卜头、甜酱瓜、香心菜、什锦菜,五花八门。瓶身贴着印有“赵记酱货”和手机号码自粘性标签。

明摆着,这是一个自产自销的小商贩。

老板是个平头大叔,既不使劲吆喝,又没用喇叭吼,静静地立在车旁,看行人匆匆来去,有点儿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味道。

就像农家土灶烧出的菜肴,虽不比星级酒店,但有其独特味道。眼前这酱菜,酱味喷香,色泽浓郁,看品相就勾人食欲,价格也比超市便宜。

老板旋开一瓶供人免费试吃的酱菜,用牙签挑一根,让我尝一口。好吃!

我毫不犹豫挑了十元一瓶的豆豉、十三元一瓶的酱瓜,都是我的最爱。

老板说:你吃过我的酱菜,准保忘不了。我这手艺可是祖传的,九成都是回头客。

我将信将疑,吃苦上当一回,不就二十三元嘛,无所谓。

我拎起就走。老板叮嘱我:需要什么就打电话,一瓶也送,图的是信誉。

我连声应好。晚上,酱瓜开封。一尝,鲜,脆,满意。另一瓶豆豉,暂时放在厨房灶台一角。计划等这瓶酱瓜消灭了,再享用它。

隔了一段时间,不知是靠锅灶上热的缘故,还是没放冰箱冷藏,反正,老伴将豆豉拿给我看,透过瓶子看,上面起了一层白沫,拧开瓶盖闻闻,有股淡淡的酸味。

我想起小时候,家里做的酱,似乎也是如此,顶多把上面发酵的一层挖掉,照吃不误。

但反复思量,我觉得不妥,不要为区区十元去冒险,万一吃出毛病,就亏大了。老伴让我直接扔了,我说别急,让我问问。于是,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拨通了豆豉瓶上的电话,目的只有一个,确认一下能否继续吃。

赵老板听了我的细述,连说三遍:不要吃。然后,问我家住哪里,并答应晚上到我家,免费换一瓶。

不会吧。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:世上还有这么诚信的小本生意人。光跑腿钱,也不只十元呀。当晚,那小老板没来,我想,人家变相搪塞而已,不能当真。

第二天傍晚,电话意外响了。赵老板先打招呼,说昨晚因生意忙迟了,没敢打扰,并问我现在人在哪,他马上就送到。

我喜出望外,不久,赵记的车停在我家大门口,老板二话不说,爽快帮我换了一瓶新豆豉。我立马掏出十元钱要付这瓶豆豉钱,赵老板死也不肯收。

其实,我十分清楚,换一个人,或许能说出若干不换的理由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豆豉有价,诚信无价。

当我询问才得知,赵老板是从近十公里外的乡下赶来时,顿觉感激又内疚。

赵老板却是一脸风清云淡:没事,生意人讲的就是信誉。

丢下这一句话,他就风风火火走了。

我想,以后我吃定了赵记酱货。不为别的,就因为这一瓶豆豉的诚信呀。



市井

## 一只口罩

彭新平

生命中,总有一些不经意的小感动,曼妙绰约,长存脑海。

那天早晨,雾霾较大,7点多才渐渐淡去,我照例打扫着庭院的卫生。当打扫庭院中心的小花园时,我看见一位戴着口罩的老阿姨从楼里出来,她拄着拐杖,颤悠悠地向我走来,快到我身边时停下了脚步。

“师傅,我想问个问题。”阿姨对我说。

“阿姨,您说。”我爱称呼院子里八九十岁的老奶妈们叫阿姨,她们也喜欢听这种不显老的称呼。

“你要扫多久?我问你还要扫多久?”阿姨怕我没听见,连着说了两遍。

“具体也不清楚,阿姨,您有事直说。”因为这小花园不大也不小,中间有供老人坐着休憩的木制小凉亭,园内有多条纵横交错供老人散步的人行道,花园大部分是人工种植的草坪,草坪内有很多香樟、桂花、海棠等景观树。如今初春,落叶景观树叶掉得差不多了。我想把草坪上的落叶也清扫干净,所以什么时候能扫完还真不好说。我猜阿姨定有什么事需要我立马去帮她,于是我叫阿姨有事就直接说。

“今天雾霾好大哦,我在三楼看了好久,才看清你没戴口罩。你扫地很辛苦的,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。”阿姨用母亲般的口吻对我说。

“谢谢阿姨,我知道的。”空气中弥漫着朦胧灰尘,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

“知道,知道那咋不戴口罩呢,是没有口罩吧?”阿姨带着嗔怪的口气说道。

我刚想说有,可话到嘴边,又咽了下去。因为阿姨已从小挎包里拿出了一只新口罩。我不忍心让她老人家为我白跑一趟扫兴而归。虽然我的上衣口袋里备有口罩没戴,只是因为雾霾大,加上我戴眼镜,戴着口罩,分分钟镜片就会被呼出的热气遮得严严实实,干起活来很是不便。

“知道你没有,我特意从三楼下下来帮你送口罩。”阿姨把没拆封的口罩递给我。

我接过口罩,说了几声谢谢,立刻认真地把口罩戴好。

“这就对了,在外打工不容易,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哦……”阿姨看我端端正正地戴好了口罩,如释重负。

看着这位老阿姨拄着拐杖往回走,步履蹒跚,渐行渐远的背影,一股暖流涌动在我的心田。



分享当下生活中的好事、喜事、逸事、憾事、糗事……呈现社会生态,反映新鲜生活。

E-mail:951893466@qq.com